

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

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

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

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淡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直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

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曾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

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

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荅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
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
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
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
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
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

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賢所謂博學
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
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
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
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
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
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
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
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
誆誆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
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
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
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
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
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
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

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
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
是致知雖魯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
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
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
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
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
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是末流也所

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
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
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
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
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
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

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踐過却懸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

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己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人欲交戰之機湏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
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問子張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旣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
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
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
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
汙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

以下論改過○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
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
與為君子○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
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
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
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駢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
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
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塲閒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
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
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
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
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
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
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
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
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
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
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
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
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
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
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
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
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

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處心立事○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

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

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

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卽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

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

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

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
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
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
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
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
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
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是要

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
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
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
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
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
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
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

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
向圓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
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
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
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
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
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
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
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

政治之不舉耶○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
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
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
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
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
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
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
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
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
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

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常要

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

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

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

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

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

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孰後
便自會只是孰只是孰○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
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
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
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
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廢財者只是
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
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
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
窮理而事物紛紛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

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
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
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
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
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
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
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慊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
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
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

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實敢文飾未免有過而不戚朋友間不敢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世俗苟且便私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職論為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
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
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
一時一輒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
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
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
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

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作基方卷之四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以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

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

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

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

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

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湏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

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

弟子以萬鐘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非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

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
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
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
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
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
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
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
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
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
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湏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

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學者湏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湏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克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
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
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
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

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
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
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
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
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
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
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
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
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泠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湏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

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箇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

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曾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迂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曾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曾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夙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

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

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道比自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

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
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
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
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一云義則無不和
和則無不利矣
○學
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
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
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
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

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
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
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
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
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
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
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
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
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
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
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
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
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

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
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有箇
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
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
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
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
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
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

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

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
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
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
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
甚可駭
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使
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
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
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
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
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
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
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
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
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
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
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
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
○問旣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
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
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

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

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

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直達其理則是妄妄即爲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

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
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
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
乎息矣其曾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
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
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
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
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
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
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
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
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
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
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
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
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

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

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為而為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

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

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
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
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
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
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
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
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
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
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

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
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
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
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
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
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
爲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
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
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
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
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
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
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
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
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
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

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
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
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
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
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
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
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

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旣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旣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

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邊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
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憍然莫覺也功名而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
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
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
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
志所學將何為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

傳敘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豮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

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

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可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

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
爲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
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
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
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
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勿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

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
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
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
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
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
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

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

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悵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

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
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
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
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
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
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
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
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
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
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

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
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
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
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
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
能即是而克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
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
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
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
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
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
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
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
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
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

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予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

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
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
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
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
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
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
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
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

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
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
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
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
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
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某
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
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
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

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
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
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
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
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湏見得這下見不
得那下湏見得旣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
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
這箇湏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
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

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
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湏如
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
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
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
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
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
尺每日理會此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
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湏是四面去包
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

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

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得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一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冊

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魯頹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齊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湏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湏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湏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

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

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

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

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
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
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
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
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
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
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
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
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
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

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
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
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
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
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
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
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
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

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
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
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
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
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
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
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
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
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

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
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
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
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
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
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
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
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
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
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

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
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
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
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
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
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
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
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
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

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
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
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
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
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
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
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
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

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

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

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

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

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

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

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

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

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

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孰讀深思而問辯之苟

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

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

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

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

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

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

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

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

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關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此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酒鬪訟鬪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二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

長者恃強凌人者知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

過不改聞諫愈甚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於惡或

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措克者專務進取不

妄說事端熒惑眾聽者七曰造言誣毀以無為有

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八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措克者專務進取不

曰營私太甚九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措克者專務進取不

有所欺託而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

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

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

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無故

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其人三曰游戲怠惰無故

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

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

事業及家事不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

治門庭不潔者四曰臨事不

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大華飾及四曰臨事不

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

恪主事廢忘期會後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

不能安貧非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道營求者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

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

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

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

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下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

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

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

名紙用幘頭欄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

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

雨雪則尊長先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

使人諭止來者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受謁不報歲

召皆為燕見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

冬至具已名榜子冬至具已名榜子令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

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

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

敵者燕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

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

且退後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

皆放此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

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

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

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

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

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

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
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
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
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
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曰凡遇尊長
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
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

此皆放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
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
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
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
者則不必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
下可也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既來赴明日親往
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
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
類則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

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

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

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

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

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

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

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

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

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

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

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

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

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

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

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

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

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

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

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

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

白生紵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

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

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

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

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及卒哭及小祥及大

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

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

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

親篤友為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

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

于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

甚則親往多率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

為之助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 四曰

出募賞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
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
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 六曰誣枉為
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
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
所者眾共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
以財濟之 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
置產以歲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
月償之 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
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
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
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
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
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
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
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
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
率錢具食 飯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
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無鄉
校則
別擇一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
之長者跪而答其

半稍長者俟其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
俯伏而答之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
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
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外之
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
餘人升階皆北面立上約正以下西上約正少進西向立
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
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
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
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
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
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
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
禮者拜於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向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

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

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

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

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

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

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

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偏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捉搦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

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昭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問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

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會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

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
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

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
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
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
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
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
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
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
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
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
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

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

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

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陳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

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
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
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
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
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
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口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
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
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
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
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
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
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

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

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

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青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又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

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

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

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然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

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

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

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

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
了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
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
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
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
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
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
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
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

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

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旣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
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
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
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
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
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直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藥師百工
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
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
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大率今人
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磨
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
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
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
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
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
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
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
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
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
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
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
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
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

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汗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
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
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
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
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
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
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者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
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
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
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
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
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
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
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
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
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
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
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
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
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

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虚心切已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虚心平氣孰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剝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
曉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
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
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
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
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
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
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
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
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
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
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
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
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
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
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
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曾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曾寬閒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會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屹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旣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

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

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飢餓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
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
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
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
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
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
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
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語
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
胃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

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
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
自家哀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
都歷歷落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
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
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
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
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

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
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
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
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
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儻無去處一齊棄了
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
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
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

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
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
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
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直箇
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
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

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潜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

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

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
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
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
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
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
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
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
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
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
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
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
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
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子細思量過纔有
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
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孰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

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未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

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
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
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
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
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
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
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
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
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
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
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
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觀
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
然意味詳密至於澁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
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
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
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
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
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此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讀又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
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是語云執
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
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
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
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

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
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
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
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
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
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
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
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
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

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得熟方能通曉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

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前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讀書閑暇且

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心曾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
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
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
亂疑惑之際正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
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
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
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
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
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
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肯理
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
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
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
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
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
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
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
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占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
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睡將
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
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
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

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有一人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入而受敵與涉獵○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

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

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已

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
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

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
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
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
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
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
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
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
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
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

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
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
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
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
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
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
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
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

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
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
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
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
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
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
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
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
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
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
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
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
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
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
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
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
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
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
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
孰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
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
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孰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
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孰讀
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
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孰讀切己深思
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孰與經文一般成誦在
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
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
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
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
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
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
法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
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

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孰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

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如高舩大艚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

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柰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

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會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

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踈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

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

說如彼揚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

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

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峽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

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

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

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模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

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徃徃不苟不魯讀書與魯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魯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

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魯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旣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

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

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謙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

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
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
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
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
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
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
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
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以下讀經法

○六經之言在涵濬

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
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
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
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
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
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
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
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予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